



蜀中高僧記卷之六

畏天畏人



少法積

閩中曹學

能始

川南道二

積德名家

曹學

能始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為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叅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會造詣益高迨抵大為為問上座業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

一匝為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超出一日為為衆入室
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僧豎起拳為曰菜
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為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
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豎起拳為曰也祇是菜刀子
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胸築之為曰三十年弄
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於舊址應四衆之請
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先諸緣惟性曉本
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吐
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
段柴曰一大藏教祇說這個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

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
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室中問崇真瓊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
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
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
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
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著師提起碁
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
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
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舍利道

俗斷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建康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

云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咲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咲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

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叅莫學亮公親馬
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
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師未幾開
法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弓獨賣松
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弓翠藹
中可咲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
隨分到尺八五分鑊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
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
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
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
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
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
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師後示寂於本山閣維舍利頗贖細民穴地尺許皆
得之光明瑩潔心舌不壞

眉州象耳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
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戲謂之曰一字
名可乎師嘆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既受具出蜀往
大瀉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
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

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

眉州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于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嘆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鐘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

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
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
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
迷悶後于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
悟有親踈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
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
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
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
審叅見甚麼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
如德山擔䟽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拶破你眼睛

曰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
曰昔日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
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
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燒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
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
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
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
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相會九重城裏而今要
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
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

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
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曰驗
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直須識
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常德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
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今目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
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
州栢樹子話至覺鏡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

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
何不入門來師以拳獨破窻紙鑑即開門扭住云道
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
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
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
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
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
上堂曰師子頻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
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却知有且
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

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
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
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
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
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
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
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
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
時節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
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

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
或者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
發太古之音碁布陣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
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
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
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掛田衣着羽衣老君形相
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
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
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
生邪解刪削經文鏡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

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
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
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
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耐變為甘露瓊漿
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
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
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乂曰秋風也
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
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
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
三月賊種相叛其徒欲舉師南走師曰學道所以了
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
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鎮彭氏年十
三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即往成都習經
論還峩眉雲岩寺時徽禪師住焉徽黃龍南四世孫
知見甚高師初入門值徽飯罷於庭廡間閑行師纔
見即放包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為文
殊之師徽云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鏡拂者為首
坐師亦往親近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

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以為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喚什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方丈告微微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師不聽曰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師造焉每問話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然大悟仆於眾中眾以為中風共掖起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參師出問曰淨躡躡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

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拿師曰爭柰賊不入謹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銜舌轉關候之語眾目之為銜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矣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示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師自發明心要即得遊戲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升坐曰天無門地無壁葫蘆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犁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瓊拍板對無孔笛屈屈獨脚山魈解雙趂去年

冬裏無炭燒今年定是無火炙饑時饑到眼睛黃窮
時窮到赤骨立屈屈且道屈個什麼叵柰監寺副寺
維那典坐直歲等却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頭鴟吻
咬殺佛殿脊奉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再奉詔住
靈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
莫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舉處滅胡種族拈來鈍置
殺人累我三十年荒草裏橫身至今一平生作個不
唧啣漢就中有些子警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
年前被荼風吹到岷峩山下荆棘林中撞著個無孔
鑊錘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

二十年後又被荼風吹去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着
個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
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為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即
是為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即是一鶴不棲雙木一客
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已
露賊物見前奉為前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
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
裏無禪熱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孝宗皇帝屢詔入
內賜號佛海禪師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
月旦闌處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

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
贊體若虛空沒崖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
月半于時都下喧傳頗疑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
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坐祝聖如常儀又俗官詣寺
修齋再陞坐訖即語知事頭首分伴官客及施主齋
齋時侍者並赴堂是日都下人競集上亦密遣中使
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時迭歸奏齋罷侍者與
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密師素蓄一黑猿頗
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襪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師
不見因窺於窻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床

前遂亟從後路至榻前揆開帳子而師已化矣取猿
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
機先鷗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
九夏

宋祖鑑黃龍肅禪師法嗣也住月珠山僧請筆書語
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話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床曰於斯
薦得猶是鈍漢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恐寒
猿中夜啼

僧法輝宜賓人結草菴居號山栖菴主妙於易學作

幽顯大旨及僧史等書與韓子蒼徐師川為方外交
後至遂寧而卒偈曰六十六年雷奔電激臨行一句
青天白日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
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
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
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
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
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
裏坐媪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着這

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
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
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
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
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
天空濶一輪寒

慶元東山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
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
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無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
歸是也好鄭州黎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

島是亦沒交涉踏着秤錘硬似鍊非亦沒交涉金剛
寶劍當頭截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
多處是非多蓮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鷄皮鶴髮父
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蹢躅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
堂照顧白牯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着精彩任汝千
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子也師生而
慧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
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遂游
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

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
名因是大著聞吳門穹窿破庵先禪師道望遂往依
焉一見知為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
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破庵陰竒之每
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隨時咨詢
與無準範日相激勵辭去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隱松
源岳淨慈肯堂克華藏遜庵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
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住蘇州之高峯次遷楓橋鍾山
虛席乃以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遷靈隱
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恁麼作

本喚恁麼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
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叅
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
頗訝之明日忽示疾而逝

蜀中高僧記卷之七

川東道

閩中曹學佺能始著

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化身高僧傳云僧寶崖姓牟氏
祖居涪陵人也晉義熙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壤三
百家隨軍平討因止于廣漢金淵山谷崖童幼少言
不雜俳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
以終日人問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
之及年長從戎毅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
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

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獾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獾眾奔散蛇頭趨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眾尋爾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又勸停池堰眾未之許俄而隄防無故決壞矣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癡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爐炎炭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荅曰須火却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以得道禪師謂曰

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即應聲將指置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他日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欣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諮禪師禪師喚來問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作舉動惑亂百姓荅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許剃度鬚鬚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作禮曰崖法師來為我作師我請為弟子崖謙謝而已既法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恡惜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尚強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

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
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
以為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荅曰
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為空荅曰
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如是經日左手指盡
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
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
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烟
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衆說
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頷頭微笑時或心急私

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
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此手何
異焦頭耶於是大衆慄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衆曰
未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
今為寫大乘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
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匝崖夷然澄靜容色不動
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欣
心入定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
各生並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
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折之

吐施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大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塗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犍為僧淵遠送斑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施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先在成都縣東南積柴壘以為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遠旋三

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留以一心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人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向空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蹈炭上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木允法師乃命收取塋于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

盡心不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
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
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
問有楊氏婦欲施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
寺僧佛與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輦後私發願
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
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
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
垂垂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
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於是佛與

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
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其感被皆崖
力矣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見有火光
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久乃滅
又初焚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
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常
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荅曰旣作心代受何以不
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荅
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
師又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未之決一云佛智緣無

相理理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
何者為定崖曰佛即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
無相無相之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
音崖曰我是凡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
海曰前佛亦有此願何故早已成佛荅曰前佛度一
時衆生盡也又問藥王等聖何故成佛今菩薩獨未
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佛殊塗荅曰前段衆生已得
藥王意今衆生未得我意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也
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
後好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本多是諸佛聖人乘

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座中
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佛應世形無定
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妄輕
視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三道人處
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
之上如日出形並雨諸花大者如兩斛甕許小者如
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棖觸皆消又
聞天鼓殷殷深遠杳杳方息及崖滅後郫縣人於江
邊見空中有油絡輦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偏袒紫
被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罩竹傘乘空西沒又潼

州靈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廕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幡香煙滿空繽紛大衆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花叢含盛光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床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帔裏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某甲凡夫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息旋覺爽健又請現瑞荅曰我在益州詭名崖也真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時

在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雨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証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趨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獍人牟難當者於就嶠山頂行獵擲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麀獵

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
誑人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便
爾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
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
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
聲皆有詮述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
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
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徃徃現形預知人意率皆
此也具如沙門亡名集及費氏三寶錄益部集異記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中富人程夷伯年二十

九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
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號覺海子程請一相問云我壽
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
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
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
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捨橋路人
右廊是毀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
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脩整工畢覺海復
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
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隋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齋返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爲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不與篙楫乃捉船舷直尔渡水不顧而去卽令尋逐莫測所往

心珠會傳云波崙禪師名智通什邡柳氏子生七歲握拳不語唐玄宗召而問之卽為說經時大旱勅詔祈雨有應帝稱聖僧留入大內師辭歸賜金劍寶鉢師擲劍于空隨劍行落寺址帝賜萬金建大刹時有金鴨浮寺池上寺名慧劍焉

唐幽谷淨滿禪師本浙江人姓莊氏幼受業于鏡無垢禪師及叅禮無見覩禪師指示往蜀貞元中偶至縉雲山下因悟曰吾師有囑云逢縉則止遇雲則住此山非耶隨欲登山詣崇教寺居民曰是寺年久無僧有毒蛇甚大噬人切不可往師竟登山數日不下或疑且死聚衆尋求師安然無恙蛇亦滅跡人皆以

蜀中高僧 卷之十一 九
為竒遂供齋糧師戒行嚴謹居三十年如一律致門
衆六十餘一日召弟子曰吾當西歸令取水沐浴更
衣結跏敷座隨作偈曰禪不會叅道不曾悟打破虛
空從新錮鏹唵佛子頭邊佛魔驚怖端坐而化

唐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
一言未嘗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鏐為支江宰後
任江陵文昌少好屬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
都謁常南康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
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謁金吾裴邠之及裴鎮梁
州辟為從事轉假廷評得聞清公之異徑請求宿願

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問段蜀中極盛
旌旆而至者誰公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
之公曰代崇文者武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為
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
大笑而已公由是頗亦自負戶部員外常處厚出任
開州刺史處厚素深於釋氏泊到鵠鳴先訪之清喜
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
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
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
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矣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

西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傍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為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脩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私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勻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云

唐釋懷濟者不知何許人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問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為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塋於古竹林寺基皇甫鉉知州謁之畫一

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以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
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
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
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攝府
衙推也王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
入揚州路親眷應湏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
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
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者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身
首異處刺史為其茶毘焉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
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忽約觀自峽
路入蜀觀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固請不獲已許之
塗間觀見錦襦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
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
以一笑為信吾已三生為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有
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而化源如期至錦
襦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却後十
二年源至錢塘孤山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
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
身雖壞性常存此僧贊寧所記而東坡以為圓澤按

萬州之東瀕江四十里地名周溪乃唐僧圓澤化處
再生為南浦人其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
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唐冷齋夜
話云嘗欲以異同質之叔黨即此事也

萬州之下巖唐末有劉道者定州無極人聞道於雲
居膺禪師為開巖第一祖法號道微自鑿石龕曰死
便藏龕中不用日時門人奉其命二百年來遊者題
詩不可勝讀莫能起此開巖者山谷作詩表之詩云
寺古松楠老崑虛塔廟開僧緣蠶麥去官數荔支來
石室無心骨金鋪稱意苔若為劉道者拽得鼻頭迴

又有莫道蒼岩鎖靈骨應時持鉢到諸村之句

宋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棲禪天台華頂峰下智者
院知衆僧茶竈所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
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嫋嫋而側時謂此樹作
禮茶頭也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以開寶中預向
人說我當行矣今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然坐化
春秋計可八十餘滿雖茶頭多作偈頌以助道化
宋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也開堂
日問荅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荅一擒一
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揆一搜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

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
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
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
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
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
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
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出曹門雖直指不傳之宗與
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僧問保
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
動君子曰為復棒頭有眼為復見機而作師曰彌猴

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為人瞎却鎮州一城
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
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
師曰虎咬大虫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
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
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
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裹秤鎚問不落因
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
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
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劔逼人寒僧問只如

昔日揚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揚岐荅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大約師談心要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蹤不容湊泊也按宗璉石照人嗣潭州大瀉山善果有僧過其家指燈示之曰燈照汝耶汝照燈耶荅曰燈亦不照我我亦不照燈扁其室曰窮谷劉錡鎮荆南問窮谷義璉曰心盡曰窮性疑曰谷隨響應聲不疾而速

宋南康軍雲居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宋夔門卧龍破庵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嘗分座杭之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入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宋顯嵩禪師李姓居巴川之宣密院逾三十年足跡不出門紹興間集衆告以將逝作偈曰八十年中常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箇共商量不是山僧收舖早端坐而寂

宋石頭和尚號回祖師合州人自幼入景德寺為僧

有戒行因鑿石出火遂大悟作偈曰是石頭和尚咬
嚼不入打破露空虛些子迹復回州紹興間聞釣魚
山建護國寺自斃石二十四片為龕全身入門自掩
端坐而逝作草庵歌其未有老僧不知輪甲子一葉
落知天下秋之句

淨業合州石照人姓文氏少業屠有羊旣乳將殺之
二羔啣刀伏門後業感嘆棄家為僧忽大悟作頌曰
昨日羅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如一條線
遂作如是觀焉

智通什邡人生數十年不語元明宗聞而召之即啓
口說經後還蜀居于安居之波崙寺飛錫卓劍乃多
異跡

妙高和尚大足人住邑之妙高寺一室獨處未嘗出
戶一夕忽謂僧衆曰吾將逝矣可置吾桶中覆之三
十年始開僧衆依之盛以木桶以竹籬之屆期桶自
開端坐如生乃移置龕中事之幻身尚存

蜀中高僧傳卷之八

閩中曹學佺能始著

川北道一

觀音菩薩化身有宋元祐中守普州知安岳縣事趙嗣業記曰大唐克幽禪師俗姓李氏其先隴西人因官入蜀家于遂之長江縣幼玩世典有志於仕而緣在於佛因以得疾見猛焰相逼遂發志出家求無上道應念火滅疾亦尋愈往依成都淨衆寺無相大師金和尚而師資道合投針相契就削髮圓具無相即授以心要師亦靈根宿植言下頓悟無相謂師汝如

香象渡河深通我願付法之最當在汝也遣往彭門
白鹿山結庵而居無相一日謂衆曰東雷鳴矣衆莫
之測會杜公濟節度東川果欽師道延請歸住持遂
之石佛寺說法為人大曆七年忽現瑞相身坐圓光
中遠近花卉變成蓮萼人皆異之刺史鮮于公曼皇
叔李公樸深所信奉叅叩密旨由是學徒雲集嘗曰
汝等諸人勿學凡夫三乘外厭諸相而不了知相逐
相生相繼無窮流浪生死凡受法者須具福智二門
行住坐卧不離此心即六識清淨妙周沙界故經云
所見色與欲等所聞聲與響等但心不生則諸法空

寂其示人略如此先是資陽處寂禪師囑其衆曰吾
示滅矣四十年後當有東來菩薩收吾舍利為吾造
塔開元乙亥歲寂入滅至大曆戊午歷歲四十四而
師遣門人昇岸等往為營建開壙獲記一如所言建
中大旱井泉枯竭師遙指寺之西北隅往視卓錫焦
崖水湧衆賴以濟今謂之聖水井貞元三年五月師
告衆曰吾此方緣盡不久將行刺史常成武聞知帥
衆詣寺請師又住濟度群品師曰吾未嘗去但衆生
緣盡耳九月十一日復升座曰時至矣跏坐而化報
齡六十僧牒三十五常公命其徒建塔于寺之南以

葬全身會昌中寺廢塔毀地陷成池瑞蓮時出往取則無有天復年間相國瑯琊王公簡見一僧立府庭遣人逐之至池所而沒因發掘其地得異骨如金色鈎鎖相連其教謂之菩薩骨也乃復建塔藏之併興其寺而五色圓光現谷中人以為觀音化身即於塔之側創一堂塑像莊嚴以表其事謂之聖觀音徃徃曉色開霽日出霧升團為圓相布為五色觀者堵立自見其形現光相中至今猶然太守馮公了達佛乘以外護之力謂禪師應化靈跡如此而舊記闕略乃以其事畀嗣業輒緝拾始末可傳信者詳而書之以示後人○按石佛寺今名廣德馮公名均愉時為朝請大夫兼遂寧縣軍府事也崇寧中封秦國太師劉懷遠慶元中叅知政事何澹寶慶中釋隆粲俱有詩碑言金骨化身之事

宋釋法成涼州人不餌五穀唯食松栢脂孤居巖穴習禪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宋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
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
油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西對其所造淨
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耆舊觀
者傾邑行雲為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
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
方明為收灰起塔

宋元徽初有異僧亡名氏到梓州上牛頭寺主僧厚
相禮待別去贈以木鑰曰後思見我當至中岩石筍
扣之明年寺內低頭佛失珠主僧窘甚行至青神中
岩以鑰扣石筍峯裂為三乃見昔僧曰盜取佛珠江
濱我得之久矣主僧受珠而還見本志

梁梓州牛頭寺釋明達其先康居人也童稚出家嚴
持齋戒年及具足行業彌峻脇不著席日無再飯外
儀軌則內樹道因廣濟為懷遊行在務以天監初來
自西戎至于益部時巴峽蠻夷鼓行抄劫州郡徵兵
克期誅討達獨行詣壘慰喻招引尚介不悛俄而風
雨晦冥雷霆震擊群賊驚駭叩頭求哀乃教具點千
燈祈誠三寶營辦始就昏霾立霽翕然望國並從王
化襁負排藪獺獸前趨者其徒充澤遂使江路肅清

往還無阻兵威不設而萬里坦然達之力也後因行役中路逢有人縛狔在地聲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即解衣贖而放之嘗於夜中索水洗脚弟子如言而泥竟不脫重以湯洗如前不去乃自以水灌之其脚便淨達曰此魚膏也更莫測其所從行至梓州牛頭山欲構浮圖精舍不訪材石直尋匠工道俗咸恠其言于時三月水中得一長材正堪剝柱長短合度引而豎焉至四月來涪水大溢木流翳江自泊村岸都無溜者達率合皂素通皆接取從橫山積創修堂宇架塔九層遠近併力一時繕造役不逾時而成就

矣達躬襲三衣並是麤布破便治補寒暑無革有時在定據于繩床赫然火起衆往撲滅唯覺清涼有沙門僧救者積患孿躄來從乞瘡達便授杖令行不移畧景驟步而返斯陰德顯濟功不可識其例若斯後隨始興王還荊州卒於江陵春秋五十有五梁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乃下都住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染神旻曰此君任性雋警智慮過人但恨迴惑不倫動靜險躁幸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

大法矣淵不省因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
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又侍人乃廣
寫義疏緘封一麓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譴之曰昔謝
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
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反還住舊寺
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
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敷論通敏同還
本壤投分與交淵弗之許也後寺庫犯官淵以身代
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以刃自刎時年六
十一

周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蘇溪
年七歲至巴西郡太守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
名為老子彖曰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年廿有志
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又抄集
鑿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一無所受彖雖道張井
絡風播岷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為之疏記欲使
後學有歸忽感風疾不言義之命將欲絕私心發誓
願諸佛護念作是念已忽然能語吾卽當去合掌奄
然卒於潼州光興寺即綿州振響寺也時保定
周釋寶海姓龔閬中人出家有遠志時揚都佛法崇

元年

蜀中高僧 卷之八
盛下峽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亟發清譽引衆
別講徒屬無多及後還蜀住謝西寺武陵王紀作鎮
井絡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
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利鈴方知
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喜遇
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出年八十謂
門人法明曰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
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周建德果被除屏今院宇
荒毀唯餘一堂容像存焉

唐釋靈睿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鄉人
也其母以二月八日設齋乞子夢見松林下坐有七
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卽不喜五辛諸味
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
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
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隨出家一夏之中大品暗通
開皇初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為印之弟子後隨
入京流聽諸法大業之末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
年安州高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
三年後還本住常弘此部經睿身相黑短止長五尺
言今所及通悟為先及唐貞觀元年通州騫禪師作

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
睿夢有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
物至三十日寺鐘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
三更據繩床跏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
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高聲言
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
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
見旛華菩薩滿寺而下睿聞出看歛容立終堅住不
倒扶臥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時年八十三然其
潔清童稚過中不飲具盡報云

唐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人六歲出家為斌法
師弟子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
造三寺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
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
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
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卽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
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茯苓甘松香獲此
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為
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羣來治道主曰汝性躁擾
作此何為曰時君異也佛曰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

有龍飛獸集香氣充山样異衆矣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卽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襍卽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弃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細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

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無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

隋釋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開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携與同行會文帝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輿至州館夜發光明徹屋掘塔基深入丈餘得古瓷瓶有水清澄又堂內彌勒亦放眉間紫光前七度見者以爲神異焉師大弘法席深習禪定以武德三年八月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

有一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不慮淨土不生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見不語頃便卒葬于城南常曲之北崖遵遺令也

唐梓州沙門紹闍黎玄武人未出家前山行見一大虫甚瘦將一子於澗中取蝦子蝦子又不可得紹乃嘆曰此虫應在深山今乃出路飢渴甚矣等是一死不如充此飢渴乃脫衣往臥虫前虫避去後方出家唯誦經行道而已更無異行大業之初汝州界虫暴非常三五十人持杖不敢獨行紹乃往其處立茅苫而坐虫皆遠徙道路清夷年一百九歲乃見疾謂弟

子曰我欲露屍乞諸虫鳥而虎嫌我身生尚不食豈死能嘗可焚之無餘燼弟子等不忍依其言乃露屍月餘鳥獸不犯始收葬焉

唐釋靖邁梓潼人也少孺矜持長高志操特於經論研覈造微氣性沉厚不妄交結遊必擇方抵于京輔貞觀中屬玄奘西回勅於廣福寺翻譯遂召證義大德諳練大小乘經論為時所尊尚者得一十一人邁預其精選卽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濬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執筆綴文皆推適變故得經心矣靖邁著譯經圖紀四卷編于藏

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姓陳八歲出家為正道法師弟子後誦法華開講牛頭山常有雙鵝依時聽講講百餘遍兩度放光至貞觀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告衆吾造山寺可用十萬貫恨未用備今便永別言訖而卒春秋九十七合寺房堂皆動而作白色經一食頃

唐梓州釋慧震姓龐住通泉寺聽嵩師三論大領玄旨福力所被蜀部遙推嵩之還南得袈裟三百領以贈路首每年正月轉藏經千人袈裟奉施無闕常弘三論聽衆百餘忽於高座似悶見人語曰西山頭好

造大佛既覺下座領衆案行中堪造像兩邊泉流卽命石工鐫鑿坐身高百三十尺貞觀八年周備成就四面都集道俗三萬慶此尊容其像口中放大白光遠近同奉先有一馬日行五百里曾經入陣餘馬並死唯此得還至十四年七月忽自嘶鳴不食三日震聞毛豎有一異僧名為十力語震曰馬與主別主當先行來年正月十五日正中時應入涅槃法師須散財物無留於後於身何益言已而隱莫知其由先造藏經請僧常轉開大施門四遠悲敬來者皆給至終年初又請衆僧讀經行道作三七日俗緣昆季內

外皆集至於八日香氣鬱勃充滿寺中傾邑道俗共聞異香捨散山積至十五日氣猶不歇從旦至午寺內樹木土地皆生蓮華震曰嘉相已現不容待滿便行觀施早食訖手執香爐繞盧舍那三帀還於佛前胡跪正念大衆滿堂不覺已逝春秋六十有六停喪待滿香氣猶存兄弟三人各捨五十萬於墓所作僧德施及以悲田作石塔高五丈龕安繩床扶屍置上經百餘日猶不委仆道俗萬餘悲泣相繼焉

唐梓州慧義寺清虛姓唐氏本州人也立性剛決桀黠難防忽迴心長誦金剛般若三業偕齊無有懈怠

嘗於山林持諷有七鹿馴擾若傾聽焉聲息而去又鄰居失火連薨灰燼唯虛之屋焮燄飛過略無焦灼長安二年獨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泉人力不及遠取於澗挈甃荷甕運致極勞時華嚴法藏聞其持經靈驗乃請祈泉師入彌勒閣內焚香經聲達旦者三忽心中似見三玉女在閣西北山腹以刀子剗地隨便有水熟記其處趨起掘之果獲甘泉四年從少林寺坐夏山頂有一佛室甚寬敞人無敢到者云鬼神居宅焉師往彼如常誦經夜聞堂東有聲甚厲卽念十一面觀音咒又持本經一契帖然相次

影響皆絕自此居者無患神遂移去

唐梓州慧義寺神清字靈庾俗姓章氏綿州昌明人也生于大安山下昆季相次三人出俗皆有名望清居乎仲母胎之際頓惡葷羶及為兒雖隨戲弄遇像禮足逢僧稽顙年十三受學於綿州開元寺辯智法師于時勅條嚴峻出家者限念經千紙方許落髮清即誦法華維摩楞伽佛頂等經有同再理時故相喬琳為綿郡太守驚其幼俊躬為降禮請削染焉則大曆中也至年十七聽習粗通即講法華一經歲滿慧義寺依如律師受具戒夏習尸羅依學新疏講導著述略無閑時以元和年中終于本寺峯頂遷神于白門蘭若即鄴城北郭外也清貌古且竒皙白光瑩相國崔龜從時從事東川序真讚云與奘三藏道顏同攝特異時一體耳門人數多其出倫者義將也獨明俱舍兼善起信海內學人望風而至開成中北山俱舍宗不泯者清之餘素乎

唐圭峯宗密姓何氏果州西充人也家本豪盛少通儒書欲干世以治生靈負俊才而隨計吏元和二年偶謁遂州圓禪師圓未與語密欣然而慕之乃從削染受教此年進具于極律師尋謁荆南張張曰汝傳

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末見上都華嚴觀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唯汝乎初在蜀因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即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盆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略又集諸宗禪言為禪藏總而序之并酬荅書偈議論等又四分律疏五卷鈔懸談二卷凡二百許卷圖六面皆本一心而貫諸法顯真體而融事理超群有於對待冥物我而獨運矣

密累入內殿承問法要大和二午慶成節賜紫方袍為大德尋請歸山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儼若平日七日遷于函其月二十二日道俗等奉全身於圭峰二月十三日荼毗得舍利數十粒悉斂藏於石室俗齡六十二僧臘三十四遺誠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玉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必講道七日而後去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長慶元和中官立功執政孔熾內外猜疑人主危殆時宰臣李訓酷重于師及開成中偽甘露發中官率禁兵五百人出閣遇者一皆屠戮王涯賈

金口高僧傳卷之六
四
餽舒元輿方在中書會食聞難作奔入終南來投唯
李訓欲求翦髮自匿從者止之訓改圖趨鳳翔時仇
士良遣人捕師入左軍面數其不告之罪師怡然曰
貧道識訓年深亦知其反叛然本師教法遇苦卽救
不愛身命固死甘心中尉魚恒志嘉之奏釋其罪焉
或曰密師為禪耶律耶經論耶對曰夫密者四戰之
國也人無得而名焉可謂大智圓明自證利他大菩
薩也是故裴休論撰云議者以師不守禪行而廣講
經論遊名邑大都以興建為務乃為多聞之所役乎
豈聲利之未忘乎噫議者焉知大道之所趣夫一心

者萬法之總也分而為戒定慧開而為六度散而為
萬行萬行未嘗非一心一心未嘗違萬行禪者六度
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且如來以法眼付迦葉不以
法行故自心而證者為法隨願而起者為行未必常
同也然則一心者萬法之所生而不屬於萬法得之
者則於法自在矣見之者則於教無礙矣本非法不
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
自迦葉至富那奢凡十祖皆羅漢所度亦羅漢馬鳴
龍樹提婆天親始開摩訶衍著論釋經摧滅外道為
菩薩唱首而尊者闍夜獨以戒力為威神尊者摩羅

獨以苦行為道跡其他諸祖或廣行法教或專心禪寂或蟬蛻而去或火化而滅或攀樹以示終或受害而償債是乃法必同而行不必同也且循轍跡者非善行守規墨者非善巧不迅疾無以為大牛不超過無以為大士故師之道也以知見為妙門寂淨為正味慈忍為甲盾慧斷為劔矛破內魔之高壘陷外賊之堅陣鎮撫邪雜解釋縲籠遇窮子則叱而使歸其家見貧女則呵而使照其室窮子不歸貧女不富吾師恥之三乘不興四分不振吾師耻之忠孝不並化荷擔不勝任吾師耻之避名滯相匿我增慢吾師耻

之故遑遑於濟拔汲汲於開誘不以一行自高不以一德自聲人有依歸者不俟請則往矣有來益者不俟憤則啓矣雖童幼不簡於應接雖驚狼不急於叩勵其以闡教度生助國家之化也如此故親師之法者貪則施暴則歛剛則隨戾則順昏則開墮則奮自榮者慚自堅者化狗私者公溺情者義凡士俗有捨其家與妻子同入其法分寺而居者有變活業絕血食持戒法起家為近住者有出而脩政理以救疾苦為道者有退而奉父母以豐供養為行者其餘憧憧而來欣欣而去揚袂而至實腹而歸所在甚衆不可

以紀真如來付囑之菩薩衆生不請之良友其四依
之人乎其十地之人乎吾不識其境界庭宇之廣狹
深淺矣議者又焉知大道之趣哉按通志載圭峰禪
師蓬州人昔人相傳鷺鷥山有井井側有巨人足跡
母履其跡而孕生師棄諸野馬牛避弗踐鷺鷥以羽
覆之母收以養及長奉佛于青蓮山講經其上青蓮
湧出有八龍聽經今有八龍池塔曰青蓮塔焉

唐釋懷空姓梁氏閬州人也幼適本州耆闍山廣福
院削染得戒之後遊方慕學於大寂禪法泐然明暢
後至彭城安豐山挂錫冥默不數載間成大伽藍嘗
有一僧乘空而至遠垣墻不息或躡蓮花或時履地
人咸瞻覩數日之後禮辭空且曰我三五稔却來依
附言訖不見空以興元元年滅度春秋八十八長慶
元年二月方遷入塔云

唐釋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小學之年往成都福
感寺事定闡開士即宣宗之師也隨侍出入多在內
中一旦宣召帝以筆書其衫背云此童子與朕有緣
故稱有緣云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開戒
壇卽於淨衆寺具尸羅續游京輦聽習經律五臘後
身披布褐手執墨勅海內遊行參見小馬神照凡同

時叢林禪祖無不禮謁者乃居滁州花山及南遊至
武夷山時廉使李誨為築禪室乾符三年至縉雲龍
泉立院因奏祠部給額號龍安天祐丁卯歲六月朔
日終報齡七十三臘五十二於寺南園茶毗散分舍
利數百粒後收四十九粒并遺骨一餅瘞于石塔晉
開運年一泰律師撰碑

唐閬州長樂寺法融姓嚴氏閬中人也稚齒好淨業
父訓令秉筆便畫佛形像至於聚戲搏沙為塔所作
無非佛事年甫十三見釋子樞其衣坐執經卷苦求
出家依長樂寺慧休法師為弟子經誦偕通乃霑戒

善開講南山律鈔後遊雲水見嵩嶽普寂禪道風行
密付心印往弋陽福寧寺放蕩閑居學道者群至以
大和九年示疾而終春秋八十九

唐法真禪師梓州人妙齡夙悟南遊見藥山道人次
至嶺外大瀉會下清苦鍊行為深器之一日問曰闍
黎在此不曾問一轉語師曰教某向甚麼處下口瀉
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作手勢掩瀉口瀉嘆曰子真
得其髓從此名傳天下還蜀寄錫天彭堀口山龍懷
寺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
開一門中空不假斤斧時人因號為木禪菴師居其

下十餘載蜀主遣使屢徵皆辭不赴賜號神照大師
傳燈錄云法真禪師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
此箇還壞也無師曰壞僧曰恁麼卽隨他去也師曰
隨他去也師問僧什麼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
向東山頭喚汝汝還來得麼僧曰卽不然師曰汝住
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
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師菴側有一龜僧問
一切衆生皮裹骨者箇衆生骨裹皮如何師拈草履
於龜邊着僧無語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是我自
己曰為什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

是無縫塔師云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博問
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爐曰還受也無
師曰火爐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
箕曰如何是赤土畫簸箕師曰簸箕有唇米不跳出
一日衆僧叅次師口作患風勢云還有人鑿得吾口
麼僧俗聞之多送藥至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捫口
令正乃云如許多時鼓者兩片皮至今無人鑿得吾
口指月錄云法真禪師上堂柳色含烟春光迥秀一
峰孤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
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

清似鏡賓中有主拄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
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
偏不滯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
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白孔六帖云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
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養魚盡知其數以名召之皆
出水面使去即沒

五代閩州光國院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後唐
莊宗即位入洛進方物因留京邸同光末會明宗將
入兵亂相仍乃自翦鬚變服為僧竄身巴蜀逮晉開

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
杜默於閩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律法住持亦不知
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次歛起出門叫噪
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於西北鄰居
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聚問其故曰昨一
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于趙法曹
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之
畚鍤方興適遇客至為家僮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為
青泥人各爭得百餘後圻墁門壁往往而有焉遵或
經人塚墓知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

災福後必契合故州閭遠近咸以預言用為口實後
終于晉安玉山

傳燈錄云果州清居山浩昇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雞啼石戶得意逐波清曰未審
是誰之子師曰謝汝就門罵詈



